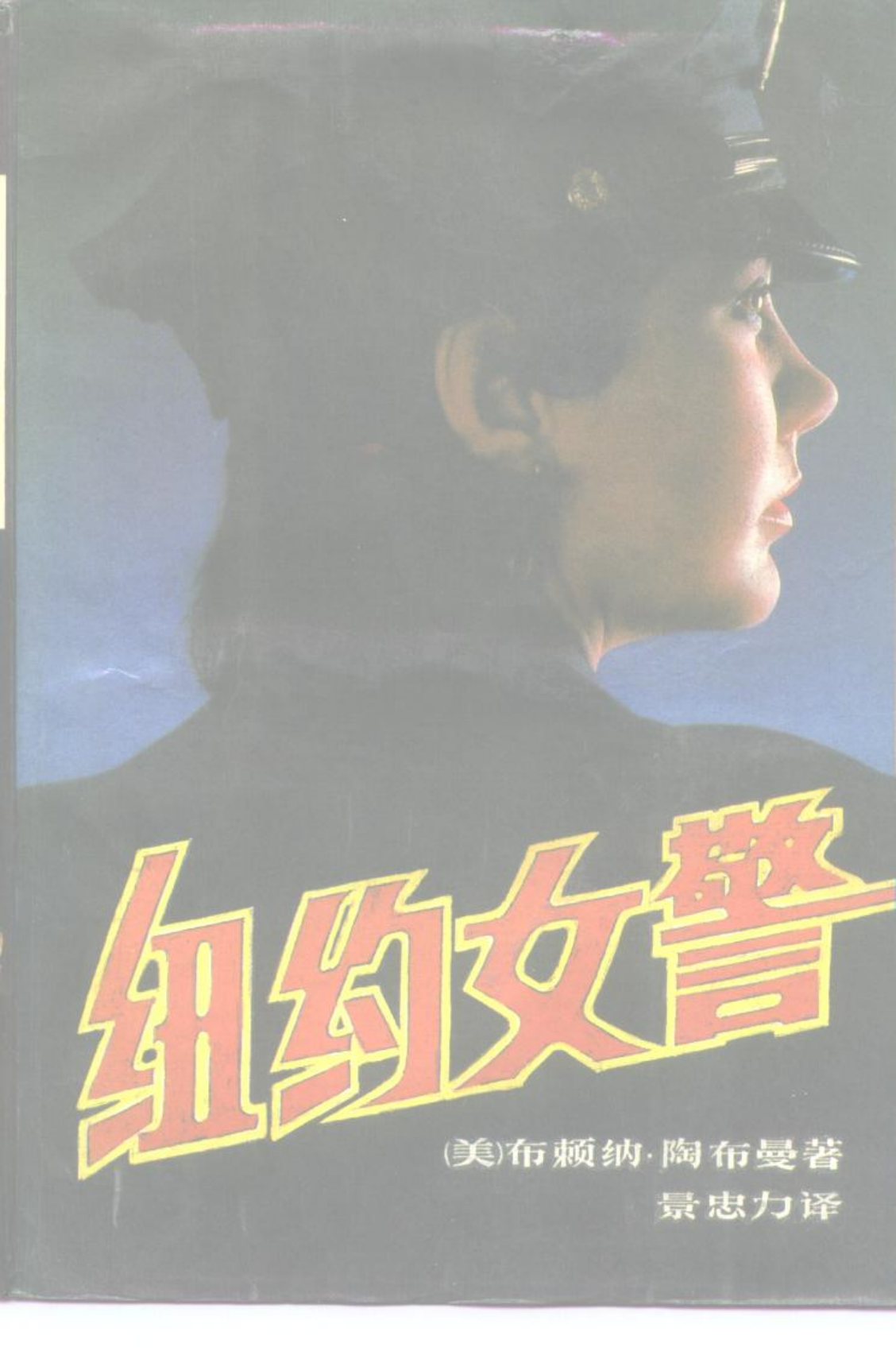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woman in a police uniform, shown in profile from the chest up. She is wearing a dark uniform jacket and a peaked cap. Her hair is pulled back. The background is a light, slightly textured surface.

纽约女警

(美)布赖纳·陶布曼著
景忠力译

纽 约 女 警

〔美〕布赖纳·陶布曼 著

景 忠 力 译
绿 欣 校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九月

LADY COP
by Bryna Taubman
Warner Books Inc.
New York

纽 约 女 警
〔美〕布赖纳·陶布曼 著
景 忠 力 译
绿 欣 校

•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昌平环球科技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9 字数: 200,000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027-041-6/I·21
定价: 2.20元

译 者 的 话

《纽约女警》是一部独特的纪实性文学作品，它以质朴无华的语言，真实感人的内容，深刻地揭示了未曾被公众所了解的一个侧面——纽约女警察。作者在纽约从事工作已有20多年，以其丰富的阅历和与警察局的密切合作，通过长时间地采访和实地观察，真实地反映了纽约市女警们平凡而特殊的工作。作者所塑造的四个女警察形象，虽然名字是虚构的，但却真实而集中地体现了纽约市女警们的共同理想与追求。她们对工作的态度，她们的欢乐与烦恼，以及警察工作对她们个人的爱情、婚姻及家庭的影响。她们和男警一样，每天要面对八百万居民和上百万的游客，要处理各种社会治安和犯罪问题。勿庸置疑，她们要比男警付出更大的代价和牺牲。作者对女警们这种甘冒风险而换来大家的安宁的风格，对她们愿为公众排忧解难的高尚品质，对她们日日夜夜出没于大街小巷，置身于复杂而危险的社会环境之中的奉献精神，深表钦佩和赞扬。同时，对于她们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和烦恼表示同情和理解。

本书虽然集中写女警，但也从一个侧面暴露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阴暗和罪恶，对我广大公安干警不失为一本有益的读物。

因水平有限，译文中难免有疏误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前 言

本书是一部纪实文学作品，是本人根据自己对纽约市警察局几十名女警察进行长时间的录音采访，观察她们的工作，陪随她们巡逻所获得的素材而写成的。书中所有与警察行动有关故事的发生地点虽然有所改动，但都是真实的。她们对工作的态度，对男同事的看法及对其上司的褒贬，均是采访的真实记录。

书中出现的谈话，就绝大部分而言，特别是在那些实质性的问题上，都忠实于警察们的原话。有些是警察亲口对我讲的，有些则是采访时她们之间的谈话。因此，故事是以采访为基础的，而且尽可能地使用了被采访人的原话。

男警对于女同僚们的看法，是从录音采访中以及女警共事过的男士们的谈话中摘录的。某些男警不愿与女士搭伙的态度，主要是女警们在谈话时表露的，有些则是出自男警之口。

本书的某些内容我没有直接引用谈话，但这种情况为数不多，而且大多数用于情节的过渡，以使全书更为连贯紧凑。根据我对警察工作的了解，这样处理也是合情合理的。

本书在大量引用谈话材料的同时，也使用了警察工作所用的专门术语和行话，以增添本书的特色。☞

对本书语言的另一点说明是：警察在执勤时，不管男警还是女警，都爱说脏话。但女警们在与我交谈时，却很少使用这类语言，除非她们给我讲的故事中有这样的情节。为了保

持语言的真实性，我没有随意加上那些未曾对我讲的话。这也许会给读者一种印象：女警们讲话都是文雅的。不过，读者可以尽情地去想象，凡是女警们知道的下流话，她们也都是讲得出来的。只有这样理解，才能充分领略警察语言的风味。

我认为，也有必要对纽约警察们的职权和训练加以说明。他（她）们每天要面对8百万居民及上百万流动观光者的特殊需要。虽然，一般说来，犯罪就是犯罪，但是由于纽约人口如此纷繁庞杂，在处理犯罪问题上就要考虑纽约的实际情况。纽约出现的犯罪可归为三类，即侵害罪、轻罪和重罪。

对于重罪，任何警察都不会掉以轻心，并能给予严厉的处罚——锒铛入狱。但对于罪行较轻的侵害罪和行为不轨之类的罪行，由于纽约的法庭和监狱早已入满为患，就只好采取罚款、缓期处刑、监视之类的处罚办法。在街上巡逻的警官，一旦碰上这类犯罪时，有权当即处置，填写犯罪登记表，把罪犯带回警察局签发出庭受审传票，或采取其它行动，这主要取决于犯罪的严重程度。

新学员在警官学校受训时，经常给他们灌输的是：在处理案件时，要善于利用人的理性和良知去判断哪些是避免不了的，哪些是在情理之中的。结果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怪现象：本书列举的一些案件，即使在同一情况下，纽约市的警察也不会采取官方行动，而其他地区的治安警察则有可能认为只有处以逮捕，才是执法得当，即使这种案件不属重罪甚至连侵害他人罪也算不上。

本书所要记述的，用她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把那些在纽约市大街小巷巡逻的女警察们的工作以及她们的感情写

出来。我们采访的女警察，来自不同的种族，她们的年龄各异，肤色不同，职务也不尽相同，从侦探到巡警，所谓有广泛的代表性。她们中的许多人，还没有执行过巡逻任务，有些人在执行特殊任务。在不披露她们姓名的同时，我力图使读者能对她们的音容笑貌有所了解。

我在纽约市当记者已有20年之久，在此期间，我与警察局有着密切的合作。开始，我只作为《纽约邮报》的一般记者，对警察进行的刑事侦察、处理骚乱、抗议示威及游行等情况作过实地观察。嗣后，我是作家和地方电台节目的编辑，尔后则成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新闻记者，这些经历使我有许多机会接触了解纽约市警察局。

本书旨在描写警察的工作情况，特别是那些反映女警察执行巡逻任务的工作情况。在我进行采访期间，我对许多女警察有了较深的了解。我与她们既谈到了个人的私事，也谈论了工作的问题，我们对于新闻和治安工作的异同点也进行了探讨。本人曾自以为阅广资深，自诩通晓治安程序，深谙刑事审判制度，然而通过采访，使我茅塞顿开，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作为记者，我有机会了解女警工作的不同方式和她们对工作的不同态度，而这一点对于那些身在其中的女警们来说，往往是不易看清的。有些女警察认为，她们所谈的观点或有关的故事，都是些私事和个人的看法。然而通过采访，我对她们的观点和看法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但不能不承认，由于我是个局外人，在理解和描述那种使所有警察同心协力的特殊凝聚力方面，仍存在着一些障碍，我毕竟是一个平民百姓。

通过本书的记述，读者将会发现，真正警察工作与电

影、电视以及小说中所描述的有云泥之别。相比之下，实际的警察工作比一般人所能想像的更动人心弦，但同时，又是极为平凡普通的。我写此书，也是为了让广大读者更好地了解警察世界。电影、电视中有关警察的故事，毕竟是杜撰的东西，那只是为了酒后茶余的娱乐——仅此而已。我相信，对于一般人来说，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大多数我所认识的警察，曾多次向我表示，他们对电影、电视中戏剧性的警察形象厌恶至极。最多提到的就是那部脍炙人口的电视系列喜剧片《巴尼·米勒》。我所认识的警察中，喜欢看警察打斗片或喜欢读侦探小说的人寥寥无几。因为这些东西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电影、电视连续剧及小说，把他们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搞得面目皆非。

通过这次采访以及我与他们接触所得到的友谊，我对于警察们，其中包括女警察和男警察，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我钦佩他们甘冒风险而换来大家安宁的风格。没有他们的工作，我们的处境将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我钦佩他们的奉献精神，他们日日夜夜地出没于大街小巷，置身于风雨之中。特别是节假日、周末和夜晚，当人们享受天伦之乐时，他们却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另一方面，我现在能够更好地理解警察的愤懑和恼怒。每当警察之中出现某些败类时，记者们便大作文章，公众也会产生这样一种看法，即警察都是些腐败残暴之徒，直到警察之中再出现一次大智大勇的壮举，才会洗刷掉这人人都有份的奇耻大辱。

在此，我感谢纽约市警察局、女警互助会，特别是那些肯于放弃休息同我交谈的女警察们。没有她们的密切合作，我这本书也难于完成。对于她们的开诚布公以及她们对本书的关心，本人再致谢意。我希冀她们在阅读此书后，会感到

我信守了我的承诺：如实地向读者展现她们的工作与生活、苦恼与欢乐。

经过一年的采访、交谈和观察，她们的勇敢、富于同情心的人品和忠于职守的形象，都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记。我赞赏她们在来自官方和非官方的困扰面前所表现的那种豁达和刚毅，我为她们及她们的男同僚们选择这种甘冒危险而保护众人的职业而铭感五中。我希望他们每个人都福星高照。我也更希望每位读者记住：警察中除少数外，都愿作大家的好朋友。

第一章

午夜刚过，警察玛丽·弗朗西斯·德芙琳·赖莉下了班，离开了管区，向东拐了个弯，朝哥伦布大道走去。此时已是深夜，比她半小时前巡逻时冷多了，她巡逻的时候是一直坐在车里的。她紧了紧脖子上的围巾，把毛线滑雪帽向下拉了拉，又把露在外面的头发塞进帽子里。尽管她穿了保暖护套和高筒袜子，但她穿着旅游鞋的两只脚还是觉到很冷。她拐进了哥伦布大道，向南走去，她真后悔今天没穿高筒靴子。

大街上仍是熙来攘往，车水马龙。她在行人中穿来挤去，时而观赏那些新潮时装店橱窗，时而在各式的餐馆门前驻足，浏览那些五花八门的食谱。路边的一个移民小贩正在兜售皮夹子、皮腰带、珠子项链，这些东西都摊在人行道边的毯子上。大多数移民小贩所能讲的几句英语，也仅限于讨价还价而已。这个小贩在他的大衣上别着摊贩执照。

人行道通常是在下午两三点钟时最热闹，但今夜行人却比往常最热闹的时候还多。玛丽·弗朗西斯看见大街拐角上有一个吉普赛占卜女郎，她心里就记下了这件事，看明天巡逻时，这位女郎除了算命以外是否还干些什么别的事情。有些吉普赛人兜售14开金的廉价金项链。

玛丽·弗朗西斯走进了雷斯小吃店，这是一家生意兴隆、经营意大利风味馅饼的餐馆。她一边排队，一边巡视着那几个像火车座席式的小餐间，有两个朋友要在这里和她见

面。她看见了索菲娅，是她打电话约她下班后在这里见面的。格里坐在索菲娅旁边，她俩就在后面那个橙色的餐馆里。格里也瞧见了玛丽·弗朗西斯并朝她笑了笑。

出于职业上的习惯，玛丽·弗朗西斯在排队的时候，已通过小餐间墙上的一排镜子，把周围的情况观察了一番。这是哥伦布大道上的一家普普通通的餐馆，平日的夜晚都是这个样子。本地人穿的是牛仔裤和衬衣，旅游观光的人穿的是旅游套装或运动衫。穿着比较考究的人大概都是刚从剧院里出来的，他们的羽绒服和皮毛大衣都挂在墙上的衣帽钩上。

玛丽·弗朗西斯小心翼翼地端着馅饼和苏打汽水，朝索菲娅和格里这个小餐间走过来。见到她俩玛丽·弗朗西斯感到高兴，但她不知道索菲娅为什么约她来。索菲娅是她工作上最要好的朋友，格里也是她亲密的伙伴。她与格里还是表姐妹，格里比她大4岁，她一直以格里为榜样，连当警察也是格里带的头。玛丽·弗朗西斯拿着馅饼坐了下来，三个人寒暄一番后，就闲聊了起来。

玛丽·弗朗西斯注意到格里新烫了发，她那淡棕色的卷发飘逸在肩上。格里身着一件毛料西装，套在高领毛衣外面，这样她宽阔的双肩显得更有轮廓了。像平常那样，她显得轻松自如，但好像又有点什么心事似的，谈笑自若中带着一种不安。玛丽·弗朗西斯不晓得她是否知道索菲娅为什么约她们到这儿来。

索菲娅郁悒寡欢，面带愠色，她那乌黑的短发比平时更散乱。她长得纤细瘦小，玛丽·弗朗西斯认为这对她的工作倒是个有利条件。索菲娅干的是便衣，人们不会想到她会是个警察。她们初次见面时，玛丽·弗朗西斯也不敢相信，这样娇小秀雅的女人还想干警察工作，但现在她对索菲娅更了

解了。

“你们等了很长时间了吗？”看到她们面前的空盘子和只剩了半杯的啤酒，她问道。她俩都摇了摇头。

“我在赶一些文件，出来晚了一会儿，”索菲娅说，“我在这儿都快11点半了，格里还没到呢。”

索菲娅从放在桌子上的香烟盒里抽出最后一支烟，然后把烟盒揉成一团，扔在盘子里。锡制的星状烟灰缸里已装满了烟蒂——玛丽·弗朗西斯注意到大部分烟蒂是索菲娅吸的那种牌子。

“怎么啦？”玛丽·弗朗西斯开门见山地问道，“今天出什么事了吗？”

“你真是把我看透了，”索菲娅黯然一笑，笑中带着倦意。

“不是把你看透了，”玛丽·弗朗西斯回答说，“看到你俩我很高兴，但深更半夜地约我到这儿和你们一块吃馅饼，我就知道肯定有点什么事。”

“她不肯对我说，”格里说，“她说要等你来了后再说，她不想把这件事从头到尾讲两遍。”

“我简直被气昏了头，不知怎么办才好，”索菲娅说，“这个工作，或者说这种体制实在让我受不了。”

“好了，发生了什么事？”玛丽·弗朗西斯又问了一遍。

索菲娅佯促地笑了一下。“我知道不应该为这种事大动肝火，但我实在忍不住。办事要合情合理才行，不能听任一个地区检察官胡作非为。”

“看在上帝的份上，你还是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格里有些着急。自从玛丽·朗弗西斯和索菲娅在警察学校认

识以后，格里与她就有了交往。在过去的几年里，她们已成了好朋友。她知道，不论是索菲娅还是玛丽·弗朗西斯，在工作上都很信赖她。她们三个也不止一次的在一起讨论她们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但现在她不了解事情的原委，她也无法发表意见。

索菲娅叹了一口气，便开始叙说事情经过。昨天，索菲娅像往常一样穿着便衣在大街上执勤，一个显然神经失常的汉子，手里挥舞着一个破玻璃瓶子，在大街上威吓过往行人。他长得人高马大，6英尺多高的个头儿，体重足足有200磅——站在通向百老汇中心的要道上，挥舞着那个龇牙咧嘴的破瓶子，咒骂横过马路的行人，索菲娅和她的搭档走过去制止他。

“我与他讲话，但他理也不理，”索菲娅接着说，“他一个劲儿地挥舞着那个该死的瓶子，划破了诺姆的脸，范的手也受了伤，我紧紧抱住他的胳膊想夺过那个瓶子。一辆巡逻车及时赶到，两个穿制服的警察跳下车来，其中的一个警察也被划伤了。最后总算把瓶子夺了下来，把他铐住了，但是我们足足5个人才算把他制服。”

“那几个警察伤得怎么样？”玛丽·弗朗西斯关切地问。

“不算太重，只是划破了皮，但他们都去了医院，我负责办逮捕手续。”索菲娅回答说，“我把他带回局里，定了他殴打警察罪、拒捕罪，还有其他几项罪。可是那个地区助理检察官却偏偏不同意，她非得要降级定成扰乱公共秩序罪，这条母狗！”

“什么？”玛丽·弗朗西斯吃了一惊，“伤了三个警察，她才给定了个扰乱公共秩序罪！”

“是的，还不止这些，”索菲娅气愤地说，“你知道我的脾气，当时我就火冒三丈，我拒绝在起诉书上签字。这本来是一起严重犯罪，她非得坚持定为轻罪把他放走了之，于是我们在那儿大吵起来。值班主任听见我们在吵架，过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我向他解释了事情的全部经过以后，他的两只眼睛看着我，就好像看一个刚从幼儿园出来的孩子似的。我对他说我不能在定为扰乱公共秩序罪的起诉书上签字，可是他签了字。真是把我气得发疯，我准备辞职不干了。”

“索菲娅，我知道你这是说的气话，”玛丽·弗朗西斯说道，“你走了我怎么办？你现在不能自己走了把我扔下。”她看了看格里，想让她帮着说几句。她们俩给索菲娅压火已不是头一次了。索菲娅·阿马德托聪颖敏捷，但性情暴躁，经常为那些她认为不公平的事而生气，也常常因为提意见而碰到麻烦。

“算了，索菲，过去又不是没见过这种事，”格里插了进来，“这种事我们已司空见惯，检察官重罪轻判，这样就免得他们上公堂。碰到这种事肯定特别使人恼火，尤其是三个警察受了伤，我很理解，但整个工作体制就是这样。”

“这个我知道，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不想干的原因。”索菲娅说，“最近我似乎特别爱发火，和上司发火，和条条框框发火，和囚犯发火，和那些刚刚学会操作计算机的可怜的小家伙们发火。我似乎永远也清静不了，这件事没办完，那件事又来了。”

听索菲娅这次讲得如此认真，格里感到有些担心。她过去常常听到这个比她年轻的女人发牢骚，但从来也没听她说过要辞职不干。“这种工作你已经干了6年多了，你肯定清楚，这种事还是得过且过为好，何必为这种事气成这个样子

子。这种工作就是这么回事，任何人也无法改变。”

“但我就是不愿碰到这种事，这也是我最讨厌的事。”索菲娅回答说，“我每天都碰上点什么事，检察官办公室只是整个体系的一小部分。我就觉得我好像一只小沙鼠或者别的什么小东西，整天在笼子里的小轮子上蹬着跑，一直不停地蹬，但从来也没跑出这个圈子。我敢肯定，我所逮捕的那些人，在我还没有整理好档案之前，他们就被放出去了。也可能用不了两周，我又会把那个混蛋抓起来，这一次他们手里就会拿把刀或一支枪，真的要伤人了。”

“好了，索菲，说完就算了，”玛丽·弗朗西斯仔细瞧着她的朋友，她看到索菲娅的脸上仍带着忿忿不平的神色，她希望索菲娅把心里的愤懑渲泄出来之后就会好了。“咱们干这工作也好，不干也罢，反正都是一样，你辞职也改变不了什么，过一段时间再说吧！”

“哦，我不是说明天就要辞职，”索菲娅承认说，“只是当我气恼时，就不知怎么办才好。所以才打电话请你们俩来，和你俩说说总是对我有帮助，这次也是这样。现在我的气消多了，但我仍希望检察官办公室的那条母狗快点滚蛋！”

“对，还有那几个助理检察官，我真想对他们提出控告，那些使犯罪分子逍遥法外的律师们应当对犯罪负责。”格里说，“如果你再干一段时间，那几个助理检察官都会滚蛋的，他们在这儿干不了多久，这些人一旦能找到飞黄腾达的地方，他们都会走的。”

“别说我的事了，”索菲娅耸了耸肩膀，好像要把气恼都耸掉似的。“我向你们保证，我提出辞职之前一定和你俩再商量。我不打算现在就辞职，我今天只是感到非常窝火。”她转过头来问格里，“反性犯罪队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新鲜事，还是那些普通的强奸案和鸡奸案，”格里露出厌恶的神情，从桌子上拿起一盒莫里斯牌香烟，抽出一支点着了。“上星期有两个暗娼在你那个区填写了61号表，她们都称被强奸。根据她们描述的情况，作案的可能是同一个人——一个拉美人，五短身材，身体结实，身上刺有花纹，直挺挺的一头黑发。我估计他是干完口交后不给钱，又把她们揍了一顿，她们哭着到我这儿报案，说是遇到强奸。”

“那两个妓女倒有可能是被强奸了，但我也并不同情她们，因为这是她们的职业，这种事对她们来说也并不是那么可怕的。我个人认为，如果她们要提出控告，就应告逃欠佣金罪。”格里最后说道。

“你竟然能在反性犯罪队干这么长时间，”玛丽·弗朗西斯说着又拿起一块馅饼。“整天听那些强奸的事我可受不了。”格里在反性犯罪队已经干了几年了，从一开始，玛丽·弗朗西斯对她能干下去就感到惊异。格里很少谈论她处理的那些案子，而且她总是那样冷静，那样泰然自若。玛丽·弗朗西斯继续说：“尽管巡逻工作也有许多厌烦的事，但毕竟与性犯罪的案子不一样。即使像控告噪音之类的事，也不像强奸那样涉及个人的隐私，让人听了不舒服。”

“我懂你的意思，”格里说，“有时我在询问情况时显得很厌烦，也很冷淡，我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你每天听到的全是这种事，也就司空见惯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们就是和这些事打交道，全是大同小异的事。”

“但是对于那些真正被强奸的受害者，对于那些姑娘们，而不是那些暗娼，我的感情就不是这样了，她们的确经受了暴力的创伤。但这种事我听到的也太多了，人的感受力

毕竟是有限的，即使是一个警察。我也不想干这种工作了，但我又不知道干什么好。”

“看来你和索菲娅一样，心里不痛快，”玛丽·弗朗西斯说，“看来我们三个都差不多。最近我也是苦恼得很，这样没日没夜地工作我已感到厌倦了。我想上一个固定班，但我又不得不上小夜班或干某项专职工作。”她低垂着头，扭扭戴在手指上的结婚戒指，金棕色的头发遮住了她的脸，所以她看不见她的两个朋友在面面相觑。玛丽·弗朗西斯抬起头来，看见她的表姐格里在那儿眯缝着两眼吐着烟圈。

“我还以为你喜欢干巡逻呢！”格里说了一句。

“我确实喜欢巡逻工作，但我不喜欢这样的工作时间，”玛丽·弗朗西斯说。“瞧瞧，现在已是凌晨12点30分了，我才刚刚下班，精神头还挺足。今晚算我幸运，平安无事。如果抓到了人，下半夜就得和那伙败类在拘留中心度过。”

“这还算是比较好的，如果顺利的话，你在这儿和这帮渣滓打交道，其他人就得去贫民窟那边儿巡逻。我家里有两岁的儿子，还有丈夫，而我现在却坐在馅饼店里，这种不能和家人在一起的生活已经使我厌烦了。”玛丽·弗朗西斯悲戚地说。格里和索菲娅又互相看了一下。

“可是你为什么现在才感到烦恼呢？”格里问道，“你当警察已经6年了，除了你怀孕生孩子那段时间外，你一直干的是三班倒，为什么你现在才感到烦恼呢？”索菲娅用手拢了一下她的黑色短发，又看了玛丽·弗朗西斯一眼。她朋友的脸上有着一副刚毅的神态，这是索菲娅经常看到的。

“我不知道，”玛丽·弗朗西斯坦率地说，她又扭扭她那只戒指，然后又用她那精心修剪的指甲敲着桌子。“我觉得大概就是因为总是不能和全家在一起，再就是上班的时间